

撰文：黎穎然(福島縣) | 攝影：傅俊偉(福島縣)  
設計：章可儀

# 日本人

# 與核災難共存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去年三月爆炸兼洩漏大量輻射，被評為國際標準最高級別的第七級事故，大批災民、空氣、土壤、農作物、海產等在無息無味間無一幸免被污染，情況堪虞。

面對這宗被喻為全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核事故，日本政府至今所發布的核輻射污染數據少之又少，但根據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早前透露，有四成半福島兒童的甲狀腺被驗出受輻射影響，亦有百分之七的兒童尿液含放射性物質，證明核污染遺害極大。究竟福島居民長期吸入核輻射會對健康構成甚麼壞影響，目前仍未反映出來。

在大地震震後一年後，本刊記者深入核輻射重災區福島縣，發現有不少居民因財困、對家鄉感情等原因，明知輻射的遺害，仍冒死留守當地，更有農民種植並食用在受污染泥土長出來的蔬菜，「其他縣的食物太貴了，無辦法都要食。」

福島居民的無奈與無助，與政府的無能與無情，形成強烈的對比。



▲日本政府在福島指定醫院為在學兒童進行輻射檢查，發現部分學童尿液含放射性物質，更有四成半來自福島受影響村落的兒童甲狀腺受輻射影響。(路透社圖片)

福島第一核電廠洩漏輻射波及附近居民，遠至距離四十公里的飯館村都要全部人撤離。記者在該村用輻射探測器錄得超標水平，縱使核事故已發生近一年，但輻射遺禍有多大，仍是未知之數。

福島第一核電廠先後有四個機組發生爆炸和火警，並洩漏輻射，直到去年十二月，日本政府才宣布情況受控。(路透社圖片)



# 進

人因核輻射而全民撤離的福島縣飯館村，輻射探測儀無間斷地「嗶嗶嗶」呼叫，似在警告記者別再前進。

由南相馬市出發，輻射儀由原本每小時〇點二微希的正常值迅速遞增，〇點九一、一點一六、一點七七……約一小時的車程，即使在車廂內，輻射讀數已增至每小時二點四六微希，是正常的十倍之多。

飯館村這無人之境，原本住了六千多名居民，然而建於公路兩旁的民居，如今空空如也。門戶鎖上，窗簾緊閉，戶外的晾衣架上沒有衣物，整個村落不見有人生活的痕迹；繼續運作的紅綠燈，也不知可讓誰人橫過馬路。



核電廠方圓二十公里已成為禁區，所有主要公路出入口都有警員駐守，只有准許證的工作人員才能進入。

的居民疏散，飯館村距離核電廠近四十公里，不在疏散之列，但後來國際原子能機構在村內的泥土驗出放射性碘-131和鉍-137，村內的蔬菜含碘量亦超標，政府在去年五月、即事發後兩個月才安排居民撤離。

## 偷偷回來居住

「聽聞有些公公婆婆偷偷回到這裏居住，他們不願意離開，住臨時屋已住得壓力爆煲，睡覺時聽到隔壁有聲就會被嚇醒，橫死拈死，不如躲回這裏。」佐藤難過地說。

「我不知道身體吸收了多少輻射，沒有驗過，但每次看到有關輻射的新聞都會頭痛、想嘔，你們也快點離開吧，這裏不安全。」佐藤收拾了幾箱雜物，便匆匆離開這個原本屬於自己的家。

事實上，福島第一核電廠事發至今洩漏了多少核輻射，仍是個謎，仍在福島縣居住的國民，根本是「搵命博」。根據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的標準，成年人每年可吸收的輻射上限為一千微希，假如居所的輻射量超過每小

把輻射探測儀帶到車外，讀數旋即飆升，掃過路旁的雜草，「五點八五」在顯示屏出現，顯示這個地區的輻射劑量已遠超過每小時四微希的健康標準，不適合人居住。

## 兩個月後始撤離

「九十八巴仙的人已經離開，搬到臨時房屋居住。」在一間已關閉的理髮店前，四十多歲



原居於飯館村的佐藤，在新年期間匆匆回舊居收拾家當，「事發後兩個月，政府才叫我們撤離，我們吸收了多少輻射也不知道。」

## 日本食物飽受輻射污染

去年三月十一日至今，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洩漏問題備受外界關注。根據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估計，核電廠釋出的放射性鉍137高達1.55萬萬億貝克，是廣島原爆的一百六十八倍；碘131的釋放量亦達166萬萬億貝克，相當於廣島原爆的二點五倍。如此大量放射性物質隨風傳播，令大批農作物和海產受污染，需全部銷毀。

最新的例子，包括日本厚生勞動省發現，福島縣廣野町的鮭魚和鮪魚，鉍134和鉍137的含量最高分別為六百四十及八百四十貝可，超過每千克五百貝可的安全標準；福島縣磐城市的柚子輻射含量達九百三十貝可，超出安全標準近一倍。

農作物		海產	
食品	產地	食品	產地
大米	福島縣	海藻	福島縣
大香菇	群馬縣	鳳尾魚	福島縣
木耳	福島縣	鮫魚	福島縣
柚子	福島縣	魷魚	福島縣
柿子	福島縣		
牛肉	福島縣、宮城縣		
茶葉	靜岡縣		
牛乳	福島縣		
菠菜	福島縣、茨城縣		
卷心菜	福島縣		

小林広利的大部分農地已荒廢，所種植的大米、白菜、柿子等都不能出售，但田裏仍有數十棵蔬菜，原來他自己食用。

時四微希，已不適合人居住。日本政府至今仍以核電廠方圓二十公里為限，封鎖這些地區，防止居民受輻射影響，然而受氣候和風向改變影響，封鎖區以外、尤其是核電廠西北方的地區亦飽受核污染，飯館村就是例子之一。日本政府對核災難禍害秘而不宣，但多個國際性監察機構的報告顯示，福島縣生產的農產品和海產，紛紛證實受核輻射污染，被勒令禁售。時間可以沖淡傷痛，核污染的禍害卻與日俱增，福島縣食物被發現放射性物質超標的消息仍不時傳出，但有



去年四月，福島縣首次驗出有「輻射牛」，牛肉被即時禁止出口。現時大部分福島的農田已被荒廢，人迹罕至，剩下牛隻孤零零的生活。

的佐藤先生恰巧回來收拾日用品時對記者說。「這裏已經不能住人，政府很遲才叫我們離開，完全漠視我們安全。」佐藤憶述撤離的經過時，一臉無奈。「核電廠第一次爆炸，無人知道發生甚麼事，見到高山的遠處冒出白煙，大家還走到街上觀看，原來已不知不覺暴露於輻射中。」地震發生後，飯館村停了三天，即使電視新聞報道核電廠爆炸，居民卻被蒙在鼓裏。「任何消息也沒有，政府無人通知我們。」直至幾日後，有關消息才由附近村落的居民傳到飯館居民耳裏。「政府最初說沒事，只叫我們用膠袋封窗，留在室內。」核輻射洩漏後，日本政府最初只要求核電廠方圓三十公里內



岩手、宮城和福島縣等重災區有近八萬人移居他縣避難，福島南相馬市內人迹罕見，入夜後的街道更見得死寂。

當地農民因沒有收入，被迫回來的蔬果。國民和已回來的農民，林広利「現在沒收入了，種甚麼也不能賣，以前這棵菜可以賣約二十港元，但現在不會有人要。」小林広利居於南相馬市原町區，距離核電廠約二十五公里，一家三口以務農為生。核事故發生後，他屋前佔地約兩個籃球場大的農田被迫荒廢，原本種滿大米、蘿蔔和白菜的農田，如今只剩下枯黃雜草。照食輻射菜「事發後，政府講明即使種了的大米都不要，柿子、柚子也不能賣。」小林広利家門前的柿子，當時長得又紅又大，但全部不能採摘進食，損失慘重。「我們到過五、六個地方避難，但因為錢已用得七七八八，要回到這裏。」由於沒有收入，為了節省日常開支，明知農作物可能含高輻

射，小林広利、太太和兒子惟有照食；家裏的井水，也照飲如昔。「核電廠爆炸初期，政府話（食物）不安全，叫我們不要食，但到六月時，政府又話無問題，我們便照食。」

然而，放射性物質鈉137的半衰期長達三十年，並會一直在泥土中累積；即使泥土在六月時化驗未超標，不代表日後安全，況且進食這些農作物後，放射性物質會在他們體內累積，影響健康。「沒辦法，因為買其他縣的農產品實在太貴，我們負擔不起。」小林広利無奈地說。

自家生產的蔬菜輻射含量究竟是多少，他坦言不清楚，皆因他對政府仍有信任。「事到如今，都不會說擔心不擔心，政府



◀有香港遊客（右）在東京築地魚市場「嘗岩手縣的燒生蠔後，高舉拇指讚好，「我相信時間可以令人遺忘事件，很多地方都有輻射的，唔怕得咁多。」

屋由一九六九年住到現在，不想離開。「木幡多津代事後曾做過身體檢查，發現體內含有約零點六微希輻射，但面對家庭、祖屋和農地財產都在福島縣，要離開實在談何容易？」

除了大量農民生計受影響，日本捕魚業亦遭重創。由於福島第一核電廠曾多次把輻射量高達每小時一千微希的水排到大海，日本政府早在去年五月公布，福島以東三百公里的海域受核輻射污染，雖然污染物在大海會被稀釋，但漁民至今仍禁止在福島縣沿海七十五公里以內範圍捕捉海產。

「以前有一、兩成漁獲來自福島海域，現在只好到其他地方如北海道、四國、九州等地捕魚，因為距離遠了，出海成本高了一成。」在東京築地魚市場經營海產店逾十年的石村為則透露，每次漁船回航，都要即時把漁獲送到港口的檢疫場檢驗。

「市民警覺性降低」

「有同行試過捉到超標的海產，一驗到就要全部銷毀，損失

慘重。」他說深海魚如鮎魚等受污染最嚴重。「大家都無晒心機，感覺好像回到五十年前一樣（當年福島被投擲原子彈，輻射雨流入河流，居民飲用幾日後死亡），很多東西不能進食。」他黯然地說。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部分市民和遊客的警覺性似乎已降低，「本地人已唔理得咁多，在市面出售的都會食，反而遊客會避忌一點。」石村為則一邊說，一邊即開即燒來自岩手縣的生蠔，吸引了兩名香港遊客幫襯。

今次為福島縣二百萬名居民帶來浩劫的第一核電廠，一九七一年開始運作，曾是當地人心中的驕傲，但現在已成為「過街老鼠」。

政府驗米疑造假



核事故後，日本食品是否安全？相信這是一眾日本人和香港人心中的疑問。不過，日本政府化驗懷疑造假，更有不法商人曾把受污染的福島米混入其他米出售，做法備受批評。

去年十月，福島縣政府曾發表「大米安全宣言」，堅稱一千一百七十四處生產的大米，放射性銫含量低於國家上限，可流通市面。然而，福島縣伊達市的六十八歲農婦高橋一子對結果有懷疑，遂把被政府評為合格的自家米，自行送到福島大學化驗，結果發現銫含量高逾七百貝可，較政府公布的四百七十六貝可為高，更超出安全標準。日本傳媒亦曾報道，有不法分子懷疑把受輻射污染的福島米，混入盛產於樺木縣和新潟縣的越光米中出售。去年八月，有機構為市面流通的越光米做DNA化驗，發現只有五成三樣本是真正的越光米，其餘的米來源不明。

◀在福島縣的超級市場仍有地震後生產的福島米出售。

核電廠出事後半年，日本政府才向外公開所釋出的放射性物質含量，為人詬病；當局雖有定期公布核輻射檢測數據，但不時被揭發有「報細數」之嫌。東京大學教授兒玉龍彥，曾在眾議院會議上指摘政府處理核災難失當，後來卻被斥誇大事件，其個人網頁更被關閉。記者曾嘗試邀約兒玉龍彥及其他研究核輻射的大學教授做訪問，但均不成功。



◀原居於距離核電廠約十八公里的田中誠一，看着核電廠建成，更有朋友有份興建，但沒想到核電廠會令他一無所有，他向記者指示已被海嘯沖毀的舊居位置。

▶農婦木幡多津代的居所附近輻射約零點八微希，高於正常，她惟有盡量不外出，衣物也不晾掛在室外。



「沒想過在這麼先進的年代，真的會爆炸。」一直表現沉默的田中誠一，說起核電廠帶來的巨大破壞，便忍不住老淚縱橫，情緒久久未能平復。「五十年前，我們睇住核電廠興建，附近的村落只有一半人同意。」

當時大家都知道，假如核電廠發生意外，十公里範圍內的居民必死無疑。後來核電廠不斷擴建，連田中誠一等住在十八公里範圍的居民，也受牽連，令他變得一無所有。

「核電廠建成後，日本經濟也蓬勃起來，生活比以前富裕，我的財產由無變有，但想不到因為它，再由有變無。」七十歲的田中誠一，核災難前經營建築生意，曾到過香港、北京、上海等地旅行公幹，然而大海嘯把他沖走後，他的命運隨即被扭轉。

「我全身濕透，那套濕衫穿了一星期。」對於徘徊在生死之間的過程，他只肯輕輕帶過，但他沉默的表



◀居民已撤離的無人之境成為猴子的天堂，記者在飯館村路旁見到一群群猴子在樹叢裏覓食；有日本科學家計劃利用一千隻猴子對核電廠周邊的核輻射情況進行追蹤研究。

農民陷入財困

同樣住在南相馬市原町區的八十二歲木幡多津代，亦因為農產品被禁售而陷入財困，「退休金快要用光了，都不知日後可以怎樣生活。」她透露，負責營運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東京電力，事後向每戶受影響居民賠償了約十萬港元，日本政府也給予他們每人約七萬五千港元補助，但這些錢捱不了多久，更遑論移居至其他地方，避開輻射的威脅。

「搬屋要用很多錢，我老了，不知應該去哪裏。」她和小林広子一樣，曾到東京親戚的家暫住，但四月時已回來，「這間

情，卻令人意識到當時的驚駭畫面正在他腦海中重播。「我們跑到高地避難，翌日核電廠爆炸後三小時，有人叫我們去第二個地方。第三天，政府人員又叫我們再走遠點，但死都不肯講原因，只說愈遠愈好。」

「今次核事故，東電有責任，但政府責任更大，她批准東電建核電廠卻漠視安全，事後政府好似甚麼都不知道，消息竟可以滯後一個月。」既悲又怒，田中誠一至今仍要靠安眠藥入睡。

在南相馬市鹿島的臨時房屋區內，收容了不少如田中誠一一樣，原本住在核電廠二十公里範圍內的災民。他們大都把門窗緊閉，排屋之間的走廊人迹罕見，即使有人外出，大部分都會戴上口罩和帽子，減少受輻射影響。

### 幼童行為怪異

四歲的松平征久抱着皮球，一支箭的衝出家門，嚷着要踢足球，打破臨時房屋區的沉寂。「我之前很擔心輻射，每天穿長袖衫和戴口罩，把兒子困在家，令他變得行為怪異，經常無故大叫，與其把他的心理拖垮，我寧願讓他到戶外跑跑。」松平嘉代子抿着嘴對記者說。

在亡夫的靈前，四十歲的松平嘉代子，一字一句的訴說她與幼子相依為命，對抗輻射的經歷，「他才四歲，未上幼稚園，政府只安排在學兒童照過喉嚨（甲狀腺），所以兒子有沒有受



▶ 田中誠一花了約一千港元購買輻射探測儀，放在家中監察輻射情況，但不少人指根本不知道達到哪個水平才算危險。



福島居民為免暴露於輻射下，甚少外出，松平嘉代子曾經禁止幼子外出，令他性情大變，「與其看到他這樣，我寧願讓他出去跑跑。」

影響，還不知道。」

松平一家三口原本住在距離核電廠約十公里的浦尻沿海村落，海嘯把她的丈夫沖走，在超市任售貨員的她逃過一劫，「地震後我到託兒所接回兒子，立即駕車回家，但路上很塞車，電話又打不通。」

海嘯過後，松平嘉代子的「家」已不存在，「屋企被完全沖毀，當時想，丈夫可能已遇難。」她惟有帶兒子到高地避難，但一夜之後，便聽到核電廠爆炸的消息，慌忙逃走，「有人叫我們去山形縣，之後又叫我回福島，消息很混亂。」

一直掛念丈夫，松平嘉代子孤注一擲，在核事故後兩星期便回到福島縣，後來接獲警方通知，找到丈夫的遺體，「他們不讓我觸摸他的屍體，看了一眼便要火化。」

### 擔心兒子受感染

喪夫已令她痛不欲生，但未知是否怕屍體被輻射污染，松平嘉代子沒法跟丈夫道別，令她耿耿於懷。說到這裏，她只是輕輕點頭，看着稚子在屋裏跑出入。

「兒子說過想見爸爸，我有試過解釋，但不清楚他是否明白。」一時間失去父親和家園，又被嚴禁外出，兒子的情緒變得極端，「他會突然大叫，無論怎樣也不能令他停下來，但平日又會很沉默，令我十分擔心。」

「我不知道輻射會帶來甚麼影響，但不忍心把兒子的情緒弄成這樣，所以寧願讓他出去踢波甚至玩泥沙，回家後即時洗手。」松平嘉代子批評，日本政府至今沒有指引告訴災民如何預防輻射。她除了

地震、海嘯和核輻射洩漏三禍夾擊，把日本東北蹂躪得體無完膚。



# Canon

Delighting You Always



## imageRUNNER ADVANCE

香港

即時掃描

即時查閱

上海

Canon imageRUNNER ADVANCE 多功能打印機能將大量文件或商務檔案掃描至雲端，你可以隨時利用手機到 Microsoft® SharePoint® 或其他電郵查閱，再繁重的業務，也可以隨時用手機處理，方便快捷，令任何時候都是你的辦公時間！

IR-ADV C5051

40  
Delightful Years  
IN HONG KONG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本地銷售辦事處 九龍紅磡都會道10號都會大廈19樓  
佳能商務產品中心 九龍紅磡都會道6號置富都會828-832室

查詢熱線：3191 2388

www.canon.com.hk/business

### 城市特寫

◀ 喝樽裝水、不買福島縣產食物、出外時戴口罩，是松平嘉代子對抗輻射的方法。



## 兒童甲狀腺受影響

之也不希望孩子冒險。「去年十二月時，政府幫她們做過甲狀腺檢查，但一個月後仍未有結果，而對她們日後健康有何影響仍未知道。」

松平嘉代子得悉政府剛公布所有兒童，可免費到指定醫院接受檢查，她和弟弟也不管有記者到訪，即時埋首討論何時帶兒子前往檢查。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古偉牧認為，以發生在二十六年前的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災難為借鑑，核事故的遺禍可能在幾年後才浮現。據烏克蘭當地的調查顯示，在事發十年後，甲狀腺癌的個案

增加了十倍，受影響地區亦出現了不少奇難雜症，包括兒童骨癌、乳腺癌、白血病，也有嬰兒長短腳、大頭嬰等畸形發生。

日本福島縣會否出現同類問題，或要待十年後才揭曉，然而當地災民離不開原居地、被迫與核輻射共存，是天災還是人禍？政府能否為災民作出更好的安排？實在值得當地官員反省。園

增加十倍，受影響地區亦出現了不少奇難雜症，包括兒童骨癌、乳腺癌、白血病，也有嬰兒長短腳、大頭嬰等畸形發生。

日本福島縣會否出現同類問題，或要待十年後才揭曉，然而當地災民離不開原居地、被迫與核輻射共存，是天災還是人禍？政府能否為災民作出更好的安排？實在值得當地官員反省。園

◀ 踏足過高輻射泥土，記者、攝記和繙譯圍着輻射表時讀數由正常的零點二微希，倍增至零點五三微希，證明核污染問題不輕。

「始終最擔心孩子的健康，我的兩個女兒已經移居到山形縣避難，不再留在福島。」寧願與子女分離異地，松平嘉代子弟弟高野博

後記：

## 鮮甜的岩手縣燒蠔

旅程出發前，朋友都說：「去福島？有輻射啊，你唔驚咩？」說實話我怕，不過詢問過曾到訪當地的人後，心便踏實了。他們說我要到的地方，最高輻射量是每小時約四微希，雖說不適合人居住，但只逗留一兩小時，不會造成太大傷害。

連日來身在災區，很多所謂的忌諱已經忘記了。福島縣的農婦請我們食用大米和柿子造的年糕，災民送我們熱呼呼的燒魚餅，漁民給記者品嚐岩手縣的燒生蠔等等，這些食物有沒有被污染，我們無從稽考，但在災民的盛情下，我卻找不到理由推卻。有否受輻射污染，也許要十年後才知曉，但假如吃了七天「輻射料理」便大驚小怪，實在沒顏面面對每天受輻射籠罩的福島人民。

那一口岩手縣燒蠔，是記者吃過最鮮甜的，皆因記者感受到漁民被接受的滿足。支持，其實很簡單。

核事故的噩夢看似已完結，但它的後遺症可能在十年後才浮現，日本東北孩子的命運如何，時間自會說明。

撰文：黎穎然（岩手縣、福島縣） | 攝影：傅俊偉（岩手縣、福島縣）  
設計：陳孝保

# 重災區直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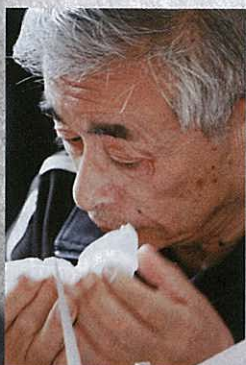
## 災後首個新年

# 日本人自殺激增

中國人常說「每逢佳節倍思親」，二〇一二年年的來臨，世界各地的人不是被歡樂氣氛籠罩，就是熱烈討論末日是否將至。然而，對日本東北的居民來說，「末日」早已在去年三月十一日降臨，天搖地裂的九級地震引發大海嘯，令福島第一核電廠洩漏核輻射，危機至今未除。原本是歡欣鼓舞的新年，卻成為感懷身世的居民一大難關，不少志願團體甚至日本政府也擔心，今年會出現自殺高峰期。

日本政府早前公布，兩成國民受到情緒問題困擾，全國自殺率在災後急升兩成，而福島縣更激增近四成。

本刊記者前赴重災區岩手縣和福島縣，直擊災民如何在悲慘中過新年。有人害怕重臨舊地，有人寧願搬到深山生活，有人自閉家中，亦有人仍居於廢墟，每天與哀傷回憶共存。災區重建遙遙無期，核輻射污染仍在，災民急需心理輔導，但誰能及時伸出援手？



◀ 曾被海嘯沖走的田中誠一，提起悲劇便老淚縱橫，證明時間未為災民沖淡傷痛。

▼ 距離岸邊數百米的大槌北小學校，大鐘被湧來的海水浸至失靈，時間停留在海嘯來襲的一刻。



### 清

晨六時，新年第一道陽光在日本東岸的海平線升起。在福島縣南相馬市原町岸邊，三、四十名原本住在該處的災民，鼓起畢生最大的勇氣，踏過已被沖毀的家園，爬上兩層樓高的破爛堤壩，面對無情的大海，迎接新年。

「海嘯後一直不敢再來，現在心情很複雜，新一年只希望平平安安，其他甚麼事也沒所謂。」年約六十歲的婆婆拭着眼淚，幽幽地對記者說。她原本的家，就在身後那片有十個維園之大的廢墟中。

據當地居民說，看日出迎新年是他們的傳統習慣，然而被海嘯蹂躪過後，海邊和祈福神社都顯得冷冷清清。現場的人臉上找不到半絲笑容，亦沒有呼天搶地，只是各自各默默凝視着天邊泛紅，在澎湃洶湧的海浪聲中合十祈願。



倉田勝喜重返已成廢墟的舊屋原址，渾身不自在，陷入沉思。「我不想再見到這個畫面，也不想再到海邊。」這句說話，可能是無數災民的心聲。

據估計，現時有逾四十三萬名災民以抽籤形式被分發到臨時房屋居住，但不少人長期躲在屋裏，有「孤獨死」危機。



倉田勝喜唸初中時已開始彈結他，更把作曲家吉田拓郎視為朋友，這首〈落陽〉是他最喜歡的歌曲。

那天之後，倉田勝喜終日躲在被窩睡覺，不肯與人溝通，抽煙和發呆成為他生活的全部，與「孤獨死」的特徵不謀而合。記者曾問他為

### 拒人於千里

「我們有神社避了幾個月，有自衛隊來煮東西給我們吃，八月才搬到臨時屋。」海嘯之時，他被眼前情景嚇得雙腳發軟，由於逃生太匆忙，他最心愛的十支結他一併被沖走了。

## 結他男 孤獨自閉怕海

·倉田勝喜(53歲)·

海嘯。「眼前的他沉默寡言，失去焦點的眼睛常常垂下來，像是在逃避甚麼似的；而明顯未有梳理的灰黑頭髮，令他更顯滄桑。

大地震當日，任職鐵路工人的他因腰部受傷在家休養，海嘯來的時候，他和八十歲的媽媽跑到屋後山坡上的神社而逃過大難；但目睹鄰居被巨浪沖走的畫面，卻仍停留在他的腦海裏。

「我看見地獄……見到很多人被沖走，聽到有人呼叫，但都沒有用。」每吐出幾個字，他都要垂下頭幾秒才能繼續，花了很大的勇氣，才能把這段恐怖經歷道出來。

由臨時房屋區驅車回到岩手縣大槌町安渡村，再踏足已被沖毀的家園，短短二十分鐘的車程對倉田勝喜來說，難熬又漫長。「我不想回去，怕再想起那件事，怕會再有

海嘯過後，倉田勝喜變得沉默寡言，終日躲在房間裏睡覺或抽煙，幸得香港的義工送他一支結他，把他從「孤獨死」中拉回來。



「我看見地獄……見到很多人被沖走。」

日本政府去年六月公布，大地震和海嘯過後，全國自殺數字有上升趨勢，去年五月錄得三千二百八十一人自殺，較前年同期增加近兩成，福島縣的升幅更高達百分之三十九。

### 「孤獨死」問題嚴重

「一百零二歲男子在核電廠附近上吊，他在遺書稱不願意離開位於二十公里禁區內的居所。」政府報告披露了部分自殺者的絕望，「一名居於福島縣南相馬市的男子，由於家中生產的牛奶被禁售而懸樑自盡。」

先後到過災區六次的災後心理輔導協會總幹事杜永政估計，約三分之一災民患上不同程度的創傷後壓力症。「去年七、八月，災區有九百四十六人自殺，除了因為失去家人，受核輻射影響而被迫離開家園的人，都有自殺傾向。」

岩手縣社會福祉協會的負責人承認區內有人自殺，但更嚴重的是「孤獨死」問題，「很多人特別是老人家，都不肯說出心底話，只躲在家裏不進食不出街，可能死後才被人發現。」理事長多田一彥說。

頃刻間家園盡毀，失去摯親，令當地



▲岩手縣義工組織負責人佐藤正一指，區內有很多人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呼籲專業人士提供協助。

居民失去生存意義。記者現場所見，災區雖已清理得七七八八，寸草不生的泥地上，只剩下個個大型的石屎方框。那些原是建有房屋的地方，隱約留下從前生活的痕迹。

現時有逾四十三萬名災民在臨時房屋居住，雖然臨時屋設施齊備，有獨立廁所、廚房、暖氣等，但由於沿海城市已成廢墟，臨時屋都建在深山，幾乎與世隔絕。災民以抽籤形式分配入住臨時屋，鄰居多是陌生人，令他們的情緒更抑壓。

### 災民情緒更抑壓

「支援災民最大困難是每人的心情和需要都不同，不能用一套方法處理所有個案。」多田一彥解釋，有人失去祖屋，有人失去家人和朋友，有人目睹鄰居友人被沖走，各有不同類型的心理創傷，而最大問題是這些人一般不會主動求助，因此有多少人需要輔導，他們無法估計。

「我們曾經公開招聘心理輔導員駐災區，但月薪高達三萬七千元都乏人問津；而政府在這方面完全缺乏關注；即使我們請到人，也必須其他配套如精神科醫生、醫院等配合，才能真正幫到災民。」他續稱。

記者在災區逗留多日，接觸了多位情緒跌至低谷的居民，他們表面上看來沒事，但心理問題嚴峻，亟待別人開解，才能重過正常生活。

看着大海驚濤駭浪，想起被無情巨浪沖毀的家園，這位婆婆默默無言，難掩內心的悲痛。

# 尋死婆婆 海嘯請把我帶走

·小林陽子(73歲)·



既是「孤獨死」的高危分子，小林陽子曾在海嘯時希望巨浪把自己帶走，跟被捲走的丈夫一起。

「公公不肯離開，要守着自己的家，鄰居把我拉走了，公公卻一直留在屋裏。」丈夫被沖走，她的內心充滿內疚和自責，即時萌起輕生的念頭，在第一個海浪淹沒位於大槌町的祖屋後，拼死衝回家，等候第二個浪來臨。

「為何只有我一個人生存下去？」第

「為何只有我一個人生存下去？」

二個浪沒有來，她埋怨自己沒盡力把公公救回來，怨恨自己「自私」地逃生了。每次提起丈夫，她的眼淚便流個不停，整天躲在臨時屋內「發吽啞」，即使女兒和三名孫兒住在隔壁，她都甚少與他們交談，每天自顧自起牀煮飯，但飯燂煮好了，她卻放在廚房內，試過七天七夜的飯燂也沒吃，瘦小的身軀變得更虛弱，「每次食飯就想起公公。」

杜永政指，這是「孤獨死」的典型個案，小林陽子須接受丈夫離世的事實，明白丈夫不希望她放棄自己，才可以扭轉她的狀況，「我們幫她做過放鬆治療，幫她在屋內建立神位，向丈夫進行告別式。」

## 生活以亡夫為先

「每天都會跟公公傾偈，告訴他發生過甚麼事，今天我跟他說，新年來了。」雖接受過輔導，但小林陽子的生活仍然以亡夫為先，起牀後第一時間到丈夫的神位前敲鐘、唸經、整理她買回來的小雛菊；



▲小林陽子每天都用會用小杯盛載熱飯，給亡夫「品嘗」。

東北沿岸被海嘯蹂躪，災民只好移居到深山，但到處了無人煙，交通不便。寒冬大雪令臨時房屋更見蒼涼，災民情緒很易陷入低谷。

甚麼不說話，他停頓了十數秒，也沒說出半句話來。「不知道怎樣告訴別人心裏想甚麼。」最後他這樣說。

他的母親形容，兒子以前也算不上十分開朗，但在海嘯後他一直收埋自己，拒人於千里外，對任何事物都提不起興趣，令她非常擔心。幾個月前，她知道有香港的心理輔導團體到訪，便主動求助，希望把兒子從情緒幽谷拉回來。

杜永政得知他喜歡彈結他，便張羅了一支結他和樂譜給他，透過音樂，重新把他心中的那扇門敞開。「最喜歡吉田拓郎的作品，中一時已開始玩結他，之後一直與高中同學夾Band，把吉田拓郎當作朋友了。」說起音樂，倉田勝喜終於流露半點笑意。

## 結他的力量

拿着吉田拓郎的樂譜集，他重新找到生存的寄託，現在他每星期有一、兩天彈結他，亦會收看電視新聞，對外界事物開始有反應。

在舊屋的原址，倉田勝喜向記者比劃他從前的房間、珍藏CD和結他的擺放位置，一邊說，動作又開始生硬起來，舉目張望已被移平的村落，點起一根香煙說：「以前這裏全都是屋，這刻我沒想起海嘯的情景了，但也不想再見到這「廢墟」畫面了。」

「不想再住在舊地，因為驚，想住到山上，遠離大海，盡量不想再到海邊。」回到處於深山的臨時房屋區，他的表情較在海邊從容得多。他的心靈創傷，可不是容易治癒的。

▲痛失丈夫，小林陽子一度自責尋死，終日以淚洗臉，至今她仍每天在神位前跟他聊天，抒發情感。



▲在岩手縣大槌町，隨處可見海嘯的威力，處於山坡上、離地三層樓高的神社路燈，被沖至傾側，倉田勝喜和母親及時跑到這裏避過巨浪，才挽回性命。



▲香港災後心理輔導協會先後六次到當地向災民送暖，但遠遠不能應付災民所需。「幫得一個得一個」，是他們的信念。

## 「創傷後壓力症」可致自殺

不少人經歷災難後，會發噩夢或不自控地想起事件，到達事發現場附近時亦會感到極度不安，這些逃避行為可能持續數月甚至數年。部分人亦可能持續出現失眠、暴躁、容易受驚、提心吊膽、易怒及警覺性過敏等，亦會無故出現痛症，如胃痛、腸痛等。

災後心理輔導協會總幹事杜永政指，假如持續七天以上出現這些徵狀，已被評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患者須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心理學家、輔導員等協助，排解被壓抑的情緒。

他透露，日本不少醫生只會派安眠藥或鎮靜劑予患者，未能解決他們的情緒問題；假如情況未有改善，患者會對身邊的事物愈來愈無興趣，更加封閉自己，嚴重者更會自殺。





堤壩後的荒地，面積有十個維多利亞公園一樣大，這裏有幾多人被沖走遇難？可能是十幾個臨時墓碑的千百倍。

# 小明上深圳

Shenzhen, here we come!

Happily  
♩ = 112



小明 經 落馬洲 去 深圳 歡樂遊



遊玩消閒 擦餐勁 齊食 肥牛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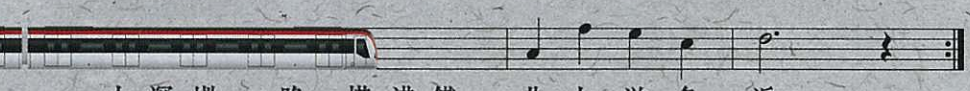
水療保健按摩 去深圳康樂遊



少年宮 書城 逛多會 與蓮花北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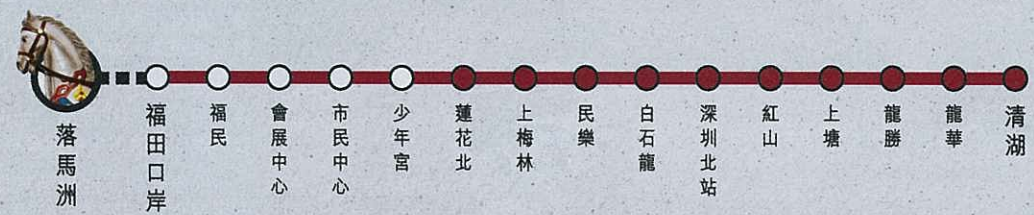


龍華全綫 開通 晒喇 越玩 越遠



上深圳一路 搭港鐵 北上遊多遍

經落馬洲站轉深圳地鐵龍華綫，直達更多更遠好玩熱點。



瀏覽港鐵網站，欣賞李家仁唱遊深圳。  
www.mtr.com.hk

心繫生活每一程 MTR 港鐵

## 迷失男 沒有了將來

·倉堀康(28歲)·

在遠離災區，這裏規模很小，只有兩排共十戶災民。一名頸上掛着臨時住所代表工作證的小子，以親切笑容迎接所有外來的人，包括義工和記者。從他的神情，旁人沒法想像他的父母和兄長都在海嘯中遇難了。

努力活下去，「我有糖尿病和高血壓，最近會把大麥片溝入白米來煮，健康一點嘛。」有時也會與住在附近的婆婆外出散步，「我答應過丈夫要好好活下去。」

每一頓飯，她會先盛載一小碗熱飯給亡夫，還有他喜歡吃的蝦條和丸子等零食。  
記者在附近小店隨意買了幾包小食到訪，她看了一眼，滿足地笑說：「這兩包脆餅是公公最喜歡吃的，他喜歡吃香口的東西。」她邊說邊把小食放在神位前給亡夫「品嘗」。  
為了亡夫，她終願意

「大家都找不到工，也不知道之後可以做甚麼。」

倉堀康的雙親和兄長被沖走，家裏只剩下他一人。記者問他將來想做甚麼，他收起了笑容說：「想不到。」



「他們都不在了，但我已經接受現實。」說起家人，倉堀康異常冷靜，又厚又大的近視眼鏡後，一雙眼仍是笑瞇瞇的。年紀輕輕的他已成為這小區的負責人，協助區內災民的日常所需。  
「這一區很偏僻，平日幾乎沒有人來，小區內所有人都互不相識，我希望把大家連繫起來。」他原本在大槌町役所工作，海嘯後他工作的大廈已經消失，地震後翌日他被安排到這個小區避難。  
「工作沒有了，現在主要靠人捐助，有時也會做臨時工。」海嘯沖走無數的房屋和人命，也令大部分災民失去前景，「大家都找不到工，也不知道之後可以做甚麼。」他已比較幸運，找到流動圖書館的臨時工作，駕車到不同地方籌募和借書給村民。  
彷徨加無助，就是大部分災民的寫照。記

# 死守男 朋友沒再回來

·佐藤建(43歲)·

者問他將來想做甚麼，倉塚康收起了笑容，搖頭說：「想不到。」目前只能靠着臨時工，跟不同的人接觸和打發時間，「日本人有個字『絆』，是團結、互相幫助的意思，多些見人的確有助我康復過來。」

「我們不會搬走，這間屋是爸爸那一代已經建成，由出世住到現在，我不知道可以搬去哪裏。」佐藤建的房子，佇立在海嘯水位的分水嶺，他的家雖然離開海岸線超過八百米，但海嘯突襲大槌町安渡村的一刻，二十三尺高的巨浪把他家門前所有房屋連根拔起。



▲ 房子被海水淹浸到這個位置，佐藤建寧願斥資六十萬港元復修，每天與廢墟共存，也不肯搬走。



▲ 福島縣南相馬市的男山八幡神社，每逢新年就如香港黃大仙廟一樣人頭湧湧，無數人前來敲鐘祈福，但今年元旦人數大減，歡欣氣氛不再。

「幾層樓高的堤壩，都擋不住。」回想起海嘯的威力，他不禁眉頭緊皺。他當時在附近上班，及時跑上山避難，直至黃昏水退後才跑回家。「房子被浸了一半，當時腦袋一片空白，不知怎算好。」大自然發怒時的威力，從他家門前只剩下個個石屎方框可見。「我仍記得海嘯時的情景，八個和我由細到大一同成長的消防員在這裏救人，救了幾個婆婆，也救了我幾個親戚，可惜他們沒再回來。」

雖說觸景傷情，但他花了約六十萬港元把房子一樓修葺好，決定繼續與廢墟共存。「新一年，一家人在一起，已是最大的希望。」他誠心地说。

## 後記：不要離我太遠

到海邊看日出、迎接新年第一道晨光，原本是充滿希望的事，但在福島縣南相馬市的海邊看，卻是另一番景象。

記者經過漆黑的廢墟，向着海邊出發，在微弱的車頭燈照射下，這段路走得特別漫長。未到達海邊，記者已聽到海水的怒吼聲，記者不禁猜想，發生海嘯當日，災民面對海水湧來，內心有多大的恐懼？

當我們跟「結他男」回到他舊屋拍照時，每當我們往後退，他便立即趨前，生怕我們離他太遠，會被遺棄在海邊一樣。

很想告訴他男和其他災民，雖然香港市民跟你們相隔三千里，但我們沒有忘記你們，「好爸爸」！



荒廢之地，赫見這個塑膠潛水員公仔。假如人人都懂得潛水，在海嘯中遇難的人數會否少一點？

# CITIZEN

## 偉大的革新，來自對信念的堅持。

當“不可能”，被精妙的創想推翻，當情性，被強烈的好奇心擊敗，當信念被堅持，它，就會躍然眼前。這就是革新。



BY0074-50E

- 光動能環保電波時計
- 接收中國、德國、美國、日本東岸及西岸標準電波
- 萬年曆
- 世界時間
- UTC(國際協調時間)
- 計時秒錶
- 響鬧
- 省電功能
- 能量儲存顯示
- 100米防水
- 日本製造
- 3年保養

專賣店：九龍彌敦道始創中心地下 2148 1483 |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85號地下 2972 2190

客戶服務熱線：2722 6868 www.citizen.com.hk



光動能 is a trademark of Citizen Holdings Co., Ltd., Japan. Citizen and Eco-Driv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itizen Holdings Co., Ltd., Japan.

